

第十九回 雁門關夫妻哭別 蘇武廟主僕嘆忠

詞云：

奸謀毒害人間曉，只為著睚眦必報，平空捏出和番稿，那怕你情濃好。獸面狼心，慣把才子佳人賺倒，拆散鴛鴦，夫弟歸南，馬兒北去了。

詩曰：

夫妻情深載五倫，況兼骨肉又同親。

自知永別無由會，寧不淒惶拭淚頻。

話說那報馬來到黨公面前，慌忙棄蹬離鞍，在道旁跪下，稟道：「小的乃是邊廷旗牌，奉新任總制秦老爺差，來迎接老爺的。」黨公說：「你且起來隨行。」那旗牌叩了頭，即上馬跟在黨公後面，慢慢而行。黨公問道：「你老爺姓什麼？是幾時到任的？關外韃靼消息如何？你本官預備了大米飯食嗎？」那旗牌稟道：「大人，小的本官姓秦名愛，是半月前方到任的。關內因兵部袁老爺亡後，大米被外國劫搶殆盡，目下，連兵丁尚缺糧，哪裏預備？自秦老爺到任之後，就與外國連和，分了地界，說有陳小姐出關議和。那沙陀國的國主，已差了五個官長，在關外扎營巡環。又派下許多士卒，在關外等候，服侍貴人。」于是，在懷內取出一個紙條來，遞與黨公。黨公接過來一看，只見寫著那五個官長的名字：

應天時、合地利、得人和、能安邦、必定國。

黨公問道：「此處離關還有多少里程？」那旗牌官稟道，「此處到那同關，還有四十里路呢！」黨公說：「如此說你先行到關，報與你本官知道，說我多多拜上，準備公館，晚間貴人進關。著他傳與郎官知道，三日後準備迎接貴人，不可有誤。」那旗牌答應：「小人領命。」將馬帶至路旁，欠身稟道：「小人先行了。」

把馬加上兩鞭，那馬如飛雲掣電的一般回去了，回關稟報不提。

再說黨公與二生擁護香車，那天日已平西方到。只見秦總兵領眾官員在郊外接住，一面進關，公館早已準備停當，于是，一齊進了公館住下。黨公與二生說道：「侍老夫迎他一迎。」二人領命，一齊站起身來，接將出來。秦總兵已下了轎，與二生遜讓多時，遂一同步入大廳。黨公在滴水檐前接著道：「方纔郊外已曾見過，又勞貴鎮到此，不知有何見諭？」秦金打躬欠身說道：「大人駕臨茲土，又有左右護送貴人，下官無以為敬，聊備一酌，以為下官敬意。」黨公道：「如此，又多謝貴鎮了。」于是，秦金與黨公行了一個師生之禮。又問道：「此二位是何人？」黨公道：「此位乃是貴人的胞弟，此位乃是貴人的表兄。」那秦金聞言，上前曲背躬身道：「下官方纔不知二位公子，多有得罪。」于是，行了禮，方纔著人擺下酒席，四人入座。飲酒之間，秦金道：「下官請教大人，和親外國之事，乃漢季懦弱之時所為，當今如何效之？」黨公道：「貴鎮既知忠君愛國之心，必有成材之用，不待老夫明言，而貴鎮即知主事之人矣！」黨公說完，仰面哈哈大笑。秦金心中自明白，不敢再說。于是，大家一齊略飲幾杯，起身致謝。秦總兵也不敢久待，于是告辭起身去了。

再講黨公見秦金去後，心中不知想什麼事，拈著頰下一部銀髯，笑個不止。于是，沒多一會，一手挽住良玉，一手挽住春生，往臥房中來。口中說道：「二位賢侄，方纔那秦金的心跡如何？」

二生應道：「據小侄們看來，不過是世態炎涼之輩。」黨公笑道：「不差，足見二位賢侄大有眼力，是祖父的遺風。」于是，三人又談了些閑話，方纔就寢。

光陰易過，次早又是第三日了。只聽得關外炮聲震天，金鼓齊鳴，守關的稟知秦金。秦金至公館催促道：「關外官長迎接貴人。」黨公答應：「知道了。」于是，著人請出杏元小姐同眾女子。杏元小姐來到面前，哭道：「老年伯請上，待侄女兒拜謝一路上扶持之恩。」于是，拜將下去。黨公一見，止不住流下淚來，一把扯住道：「請起。老夫不能保留賢侄女，真乃一世之罪人，何恩之有？」小姐拜畢起身，又與良玉、春生拜別。三人哭哭啼啼，依依不捨之情，令人無不下淚。只見秦總兵又來催促道：「關外士卒等得性急，快請貴人出關。」

黨公勸住三人哭泣之聲，請小姐更換服色。杏元流淚對著秦金道：「大人，我欲與大人借一香案，拜謝君恩，方可換裝。」

秦金答應，吩咐速備香案。一刻功夫，香案俱已完備。小姐上前來拜謝皇恩，轉身又往家鄉遙拜父母。起身回後，眾人收過了香案。不一時，杏元小姐與眾女子走上前來。黨公與二生抬頭一看，見都是換了異樣的宮妝，各樣的服色，俱嗚咽而泣。

杏元小姐扯住良玉、春生，痛哭一場。只見眾女子口中吟道：「只在路途拜家鄉，垂練烏雲換粉妝。丟下高堂誰侍奉，未適兒夫慘更傷。中原大國我無分，薄命相招在女娘。從來未睹國外路，豈知今日離南方！」眾女子吟罷，放聲大哭。杏元小姐吩咐翠環把中原衣服換了。良玉與春生把杏元送上香車，二人步隨在後。一路上哀哀慘慘，哭哭啼啼。大眾跟隨在後，黨公與秦金也跟隨在後。至關外，抬頭一看，只見蜈蚣皂刀旗擱列正中，好生慘慘。只見許多番女，跪在車右，五個官長，跪在車左，俱一起磕頭道：「士卒們奉狼主之命，迎接娘娘的。」

杏元小姐下了香車，望著二人哭道：「表兄、兄弟，你二人同伴，早些回去，多多拜上爹爹母親，不要思念著我。但願你二人早登金榜，那時替我報仇泄恨。把那奸賊碎尸萬段，方消我心中之恨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只見胡卒牽過一匹玉面花鬃馬來，稟道：「請娘娘上馬。」那杏元小姐硬著心腸，含著眼淚，把一雙小小的雲頭戰靴，早踏在那馬蹬裏面。那小番方用手挽扶，只見杏元小姐罵道：「你這個無知的狗頭，誰要你扶著！」那小番爬伏在地，心中想道：「這個娘娘厲害，須要小心服侍。」杏元見小番過去，回頭望著良玉。良玉早已明白，走一步，來到杏元身邊，說道：「賢妹，我來扶你上馬。」那杏元小姐將那尖尖的玉手，搭扶在良玉的肩上，留連難捨多會，左支右展，方纔上馬。

二生見如此光景，雙雙跌足捶胸，放聲大哭，春生哭道：「可恨唐王做事差，安邦何用女嬌娃！」良玉哭道：「扶上玉鞍愁不穩，使兄心下亂如麻。」那杏元在馬上哭著也續吟了兩句道：「今日出關分別後，眼淚滴透馬蹄沙。」吟罷，哭聲震野。只見眾女子與翠環全上了馬，俱望關壕陶大哭。杏元看見風吹得旗幡招展，嗶喇吆喝之聲震于四野，那沙灰蕩蕩，四色漫光，日月無光，天地

陳杏元死了，也是命裏所招，你二人快快進關去罷！一路保重要緊，休哭壞了身子。」二人答應了一聲，口內還要叮嚀囑咐，只見那馬已進番營去了。二人一齊跌倒在地，放聲大哭，只哭得天昏地暗，鬼泣神號，正是：

傷心越哭越傷心，提起傷心哭煞人。

可恨奸臣施毒計，竟將比目兩離分。

話說二人跌倒在地，大哭不止。黨公上前挽扶二人起來，便勸道：「賢侄，不要哭壞了身子，杏元小姐已去遠了，快同老夫進關，將息兩天，好回家去。」二人見黨公諄諄勸諭，又見秦總兵也來相勸，于是止住眼淚，望北方留連多會，方纔隨黨公進關，回至公館安歇。秦總兵也嚴飭守關諸將校尉，把關封好，然後各歸衙署，這且不提。

單表杏元小姐在馬上，與眾女子哭哭啼啼，聽那嗶喇之聲，喧嘩不住。杏元又向眾女子說道：「列位妹妹，你看旗幡招展，吆喝嗶喇之聲，叫人好不傷感！」因隨口吟一絕句道：

西風瀝瀝碧梧秋，嗶喇聲中處處愁。

莫道奴心多慘切，征夫百萬亦低頭。」

眾女子道：「娘娘此詩，真乃千古之愁人積恨也。」

大家又嗟嘆一會。在路上行了兩日。那日正走之間，忽然前面有座高山，杏元在馬上問道：「前面那座高山，是個什麼地方？」

那小卒回稟道：「面前那山，叫作賀蘭山。」杏元道：「山上可有什麼勝境？」小卒稟道：「山上有李陵碑，碑邊有蘇武廟。」

杏元道：「此乃是漢朝蘇武，他也有廟宇在此。蘇武、李陵，他二人卻都是漢臣。只因李陵貪生怕死，苟圖富貴，招贅你國，只立得一塊碑記。那蘇武守節吞臙，不食你國之食，個個恨他，後終歸漢，而你邦反蓋一廟，是何故也？」小卒稟道：「娘娘有所不知！這廟是我國王因念蘇子是個忠臣，所以蓋此廟宇，以旌他的忠烈，使我國家臣子知道，是這個意思。」杏元聞言，點頭嗟道：「他們也知道忠孝。」說猶未了，已至廟前。于是，小姐下馬，走進廟門。抬頭一看，只見神座上坐著蘇武的真像。見他面如滿月，脣似丹砂，五絡鬚鬚，飄于頷下，烏紗紅袍，手執漢節，端然正坐。杏元小姐倒身下拜，拜畢，遂口吟道：

臥雪吞臙不拜降，幾番告雁把書傳。

手持符節存忠孝，恨牧胡羊十九年。」

吟罷，眾女子道：「既娘娘此處留題，何不把這山也題它一首？」小姐一看，吟道：

奉命和親差二國，賀蘭不比苧蘿山。

李陵亭前沒范蠡，痴魂難進雁門關。」

眾女子稱贊。

大家一同拜辭蘇公神像，步進行宮，一宿晚景不提。

次早登程趕路，非止一日。那日正行之間，只見面前波濤滾滾，有一條大河阻路。杏元小姐問道：「此河是什麼河？」

小番稟道：「啟娘娘，此河乃是照水河。」眾女子一齊問道：「莫非是漢昭君娘娘投水而死，尸向上流的河嗎？」小番答應道：「正是。」杏元小姐道：「把衣箱發來。」于是，吩咐扎下行宮，命小番抬著衣箱，同至河邊。不知是何意思，且聽下回分解。